

晞露集

繆崇羣作

北平南新華街

星雲堂書店出版

晞露集

繆崇羣作

北平南新華街

星雲堂書店出版

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版

1—1000

版權所有

實價三角

晞露集序

崇羣的晞露集就要出版了，然而他却又因爲父親的故去，環境陡然起了變化。他的剛剛調養得有了起色的身體，在差不多快到兩月了的一個黃昏，他同廣湘來看我的時候，我覺得似乎又有些衰弱了。自從那天他同廣湘走後，我有時總不免於耽心他的病的，然而他所處的環境至於這樣的可怕，我却還不曾想像得到。據他最近的來信說，他已經因爲家庭的糾紛，作了兩個人的被告了，『世間的黑暗，真是怕人，使人氣絕，痛絕！』所以，他說他又

要『如前次那樣離開這裡！』

啊，說到崇羣前次的離開北平，這已經已三四年以前的事了。他爲甚麼忽然那樣匆忙地去到一個並不適宜於他的地方的原因，我是不大知道的，但是因爲他的走，我當時却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悲哀與悵惘。

我同崇羣的認識，完全是偶然的遇合，而且見面的機會是那樣的少的。不過，在我一篇一篇讀到他的，就是這本集子內的文章時，想到他的生活的孤獨與心情的寂寞時，總覺得他是那樣地令人愛慕。我是總有一種偏見的，覺得人與文章就不能分開。尤其對於同時代的人，無論他的文章是怎樣的自以爲高明罷，而其人既根本無足取，那就使人更加討厭而已。而且，我以爲文章應該完全是內心的真實的表現，所以，隨處都是個人的自傳與自白的，誇張自然無聊，遮掩也有失本色；所謂天才，應該不是生來就會舞文弄墨，拈起筆來，五花八門，而是天性的純厚，有所謂真情的，固然因爲歷練與經驗的關係，有的不免失之於露骨，有的則渾

然不著形迹。所以，就是向來不肯動筆的人，我也很有把握似地相信他一定能以寫好文章，只要有了方便，有了相當的練習。歷來，所謂純真的或者可以說是真正天才的藝術家，只是相向默然，了然於懷，不曾留下甚麼，而因此湮沒無聞以終其生的，一定很多。至於具備了這樣的根本條件了，不但人是可以愛慕，一旦著為文章了，就更令人感到一種真實的喜悅與悲哀。我認為崇羣的人與文章就是屬於這一種的。在這一冊薄薄的集子裏，從紅菊，童年之友，以至於野村君，守歲燭，篇篇都是那樣地令人喜歡，甚至於表現作者短處的地方都是可愛的。讀起來，有時使人悽楚，有時使人悲愴，隨處都是一種酸辛的滋味，然而却彷彿銜着青果一般，使人覺得這樣的作者的心情與性格，這樣的一去不返的童年，這樣一絲絲一縷縷帶着傷痕與血跡的過去，都是回甘一般的使人於悽楚中感到一種慰安，於寂寞中感到一種充實了的。假使生活真像是露水的話，而作者的過去的生活並不曾像露水一般地晞去了，反如露珠一般在這裏存在

着，這好像一枝經雨的梨花罷，在涼宵淡月下，於踟躕情留之餘，疎影正自風流呢！這中間是沒有高山與長江的，而空谷幽蘭一般地孤芳自賞，遠勝於招風惹草者的浪費筆墨多了。這也許是不合時宜的迂腐話罷，我却是牢牢地這樣認定着。執着一枝彩筆，在生活裡，任意塗上顏色，繪成花樣的，這只是熱鬧一時而已，等到事過境遷，頭腦並不昏沉的時候，稍一回想，實在不如於寂寞中領略一點人生的真味，於悽苦中認識一下自己的面目爲更有意義。像崇羣這樣於飄來飄去的不安定的生活中，在悽楚與孤獨的心情下，而且他的體質是那樣地不耐風霜，有時候是完全在嘔着心血地，一篇一篇地寫着他的文章，這真正是值得愛慕的呢。而且也只有像這樣，丟開了人世的享樂，拋棄了物質的追求，認定了自己，將心血完全塗在紙上的，這才是現下所最需要的真正的藝術的道路。像莎士比亞那樣，駕着一葉扁舟，在人生的海裡，無論是甚樣的驚濤駭浪，無論是怎樣地委婉曲折，始終唱着凱歌的，這正是所謂海上的仙山，可望而不可及。

了。近因重讀崇羣的文章，並且感念他的生活與心情，聊書所見如此。

二十一年一月，楊晦

目 次

序.....	楊晦
紅菊.....	1
童年之友.....	11
曼青娘娘.....	19
芸姊.....	27
韓學監.....	45
楸之寮.....	57
野村君.....	65
鷄鳴時刻.....	77
苦別.....	85
守歲燭.....	95
舊夢.....	103

紅 菊

紅菊，是我們早年的一個使女，母親把她從家鄉的清節堂裏接出來的時候，她大約才十五歲。她沒有父母和親戚，雖然有一個哥哥，可是終日在城門洞裏走來踱去的，差不多和乞丐一樣了，有時他們遇着，他也僅只用一種奇異而嫉恨的眼光瞟着他的弱妹罷了。這都是紅菊後來告訴我的。

她在故鄉不到半年，便隨着我們同到北方來，我們家裏，除了我哥哥嫌厭她以外，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。弟弟是她從幼看護大了的；直到我們一同

進了初小，還要靠她早晚地接送。她真是不怕嘮叨，在學校和家裏相隔的這一段路上，總是把她講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故事，翻來覆去地說給我們。有時，領我們跑一陣，跳一陣，她說那是她從學校裏看來的體操。

每個星期裏，逢到我們有唱歌班的時候，她總是趁着未散班之先，悄悄坐在學校的門道裏靜聽去。

有一次，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，她接我回家，走到中途的時候：

『再走幾步就到了，你不是認識麼？這一帶沒有狗，你先回去好了。』她攆着我的手說。

『你呢？是買菜去麼？』

『不，你先回去好了，我到緊北緊北頭去。』她已經紅了眼圈。

『還是一陣回去罷，那裏你又沒有去過。』

『不管去過沒去過，我從此不回家了。你哥哥今天打了我，氣還沒出够哩。』

我沒有話說，我已經隨她走出離家很遠的地

方了。這條路上，有一條很長的溝渠，沿溝都是種的楊槐與荊棘，那時大約已經是初夏了，蟬的嘶聲懨懨地。我越走越惶懼起來；童年時代，除了自己的家以外的地方，恐怕都是獸林與危谷那般可怕。

『紅姐姐，我們一同回去罷。』我總是牽着她的衣襟央求着。

她終於把我引回我們家的路口。漲着眼淚分別了。

在童年史上，那是我最初感到離別痛苦的一次，後來我每逢走到那條路上，看見那裏的溝渠，槐樹與荊棘，我便禁不住地要嚮往到那日的哀戚了——直到如今，還沒有變更的。

當晚父親打電話詢問警署裏，知道那裏截留着一個衣服襤褸的女子。

第二天早晨，紅菊便又被人送回來了。她儘自坐在廚房裏啜泣，很久很久也沒有一個人去過問她。

雖然過了多日，我們差不多都把這件事忘記

了，但她還沒有褪去那一種不自然而且羞澀的表情，直等她又和我唱歌或歡舞起來，我才揣想她或者已經恢復了從前的心情了。

『紅姐姐，那次你儘往北走，你不害怕麼？』

『你問他作什麼呢？』

『我要問哩，我想知道你怎麼那樣大膽子。』

『要是我膽子果真大，也就不會被人攔住了。那天我一壁走一壁哭，我想只有走出城去這一條路。但明明知道城外儘是荒地和坟圈子，並沒有一個投奔的所在。自己的足步走得非常慢，薄暮時走到城門，便被一個生人攔住了，他盤問我到什麼地方去，我回答不出來……假如我膽子再大一點呢？……』

隔了一個暑假，哥哥進中學了，他從此寄宿在學校裏，沒有再和紅菊作對的人了。

紅菊過了不久，便嫁給了一個印刷公司裏的技師。

她此後衣服整齊了，面龐也紅潤了，她頓時便

成了一個美麗娟秀的少婦了。

那時我不過十一二歲的光景，我已經知道和美麗的女性走在一起是光榮而且可以自傲的了。每次出去，我總喜歡和紅菊坐一個車子，我坐在她的身上。

逢到假期，我一定要約着弟弟一同到紅菊家裏去的——其實弟弟更願意去。她們住在南城外邊很遠很遠的地方，那裏差不多和村莊一樣：有蜿蜒的土路，一叢叢的坟墓；還有響得怕人的楊樹。

她們家裏一切都有的，還有一隻并不抓人的小貓。那時我和弟弟都有「洋畫」癖，紅菊的丈夫吃煙最多，於是他能儘量地供給我們，我們自然更加喜歡滿足了。

在家吃到瓜菓便吵架的我們，一到紅菊那裏便吃不下去了。譬如罷，一個比我們肚子大幾倍的西瓜，只讓我和弟弟兩個人吃，那時，除了抱怨自己小肚子以外，實在沒有方法將那一個大瓜吞併下去。

夏天的晚間，月亮已經昇到楊樹的梢頭，紅菊

常常攜着我們的手兒在她們住所的附近散步。有時她還跑到人家田地裏爲我們摘那玉蜀黍上的髒穗子；或捲起一個草葉子當口哨吹牠——吹響了之後便給我們。她還能把她在我小學門道裏學來的歌兒，唱給我們聽。

靜靜的郊野，樹葉有時被風吹得刷刷地怕人，雖然能夠鼓着勇氣忍耐下去，不過如果聽見無論多遠的地方有一聲犬吠，那麼立刻就要把她的衣襟握得緊緊的了。

郊野雖不幽暗，有着清淡的月光照着，我們那一種恐怖心理的發生，恐怕正是因爲有月光罷。有了月光，才襯托出深林裏黑黝黝的陰處可怕；有了月光，才看出來路旁有大的小的墓塚和石碣。

『有鬼罷？……』我想問又不敢問出來，只是把身子靠得紅菊更緊些了。

『不怕的，有我呢。』她好像測透了我的心意，隨着使用一隻胳膊搭在我的肩上，我真地不怕了，彷彿還更安坦。

紅菊嫁了多時，溫淑的性情沒有改，容貌是一

天比一天地光澤美麗了。膽量，也許比從前增加了不少吧？這是我陰自的觀察。

兩年過後了，我已經升到高二，暑假裏便聽見紅菊因為生產而害病了。母親特意騰出一間房子來，把她接到我們家裏來住。

她的孩兒也是一個病質的，鎮日地沒有什麼聲息。我每次走到她的房裏，都是覺得陰森森的。除了母親還常常坐在她的床頭之外，祇有小窗格裏透進的一塊陽光或月光伴着她罷了。母親確是越來越和她親暱了。

紅菊後來和我談起話來時候，開首總是這麼一句引子：

『你已經漸漸大了，你慢慢地就會懂得人事了……』

有一次，她也是先說完了那句引子，接着氣喘喘地說：

『……娘恩真是不易報的；我產了一生，便病得起不來身了……』